

花蕊系列

春夢重重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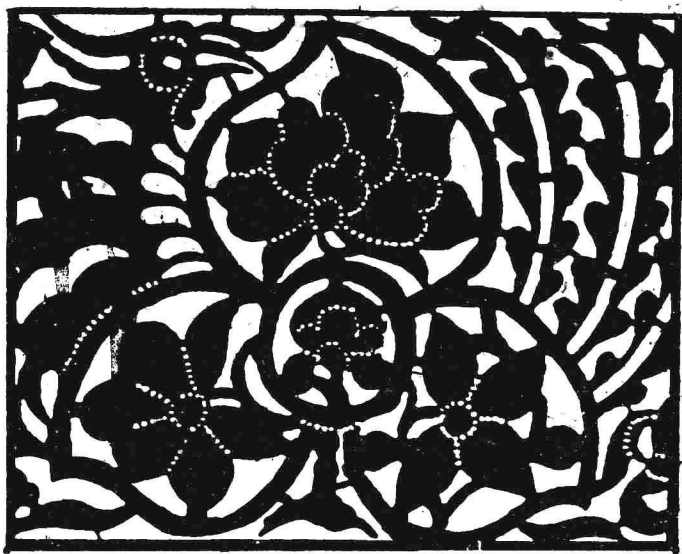
到深處人孤獨

台灣 柳依依 著

柳依依○

春梦重重锁

长征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3 号

责任编辑:曲波

封面设计:科沙

春梦重重锁

柳依依著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各地新华书店 邮局经销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本

ISBN7-80015-292-8/I·34

定价:5.30 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洛杉矶的华人房地产实业家、年青英俊的麦迪亚，不慎丢失了珍藏有父母遗像的皮夹，正懊恼万分之际，皮夹却被一个名叫梦卡柔的姑娘托秘书送回。麦迪亚循迹追踪，终于见到了梦卡柔——一位艳光四射，高雅绝伦的美女，他对她一见倾心，柔情万种，他们深深相爱了。

然而，梦卡柔却给他们的约会规定了苛刻的条件：必须是在白天，而且她必须在夕阳西沉之前离去。麦迪亚忍受巨大痛苦与疑惑，珍惜着对这位神秘女郎的爱。难料的是，感恩节后的这一天，梦卡柔梦幻般消失了。

麦迪亚不屈不挠地追寻，探秘，在终于弄清了梦卡柔的真相时，却止不住大骇大惊，近乎绝望……

春梦重重锁

第一章

麦迪亚坐在他那整洁宽敞、气派豪华的办公室里，神情黯然，眉心微蹙。他的私人女秘书派翠茜，正聚精会神地在报告她为麦迪亚所安排的工作时间，这是每日的例行公事。

一、中午十二点。约了美国联邦银行经理——史瓦兹先生午餐。地点，城中心六街的“圣尼塔”餐厅。

二、下午两点三十分。约见“华人工商广告组”的汤伯尼先生。

三、下午四点。董事会议在总公司举行，商讨发展“核桃区分公司成立方案”。

四、下午六点三十分。为圣玛利诺分公司新进的地产经纪们演讲。主题是“专业知识与市场分析”。

五、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南加州地产协会的餐酒会，在东区——

“停！不必再继续了。”麦迪亚大声的打断她。

“是，麦先生。”派翠茜恭敬的回答，习惯性的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有没有任何消息？”麦迪亚突然冒出一句。

“还没有，麦先生。”派翠茜随即接口说。她知道，麦迪亚指的是皮夹那件事。“但是，我已经通知过各大银行，取消所有的信用金卡，止付那几张尚未兑现的支票。同时，安排好了，明天去 DMV，重新申请一张新的驾驶执照。”

“其他的地方问过了吗？”麦迪亚沉着声又问：“例如，我常去的那几家餐馆以及俱乐部？”

“是的，他们也都没有看到。”派翠茜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麦先生，遗失了皮夹，恐怕很难再找回来。再说——”

麦迪亚用手势阻止她继续再说下去。然后猝然起身，胡乱地抓起椅背上的西装外套，神情沮丧，黯然地离开了办公室。独留下派翠茜呆立在那儿，爱莫能助的径自摇头。

几年来的朝夕相处，对于麦迪亚的脾气，以及好恶，她早已了如指掌，习以为常。他的英明杰出、坚强而有主见，是众所周知的。平日，对于属下的和蔼可亲、谦恭有礼，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她不明白，为什么唯独对这件事，他显得如此焦虑不安，且如此耿耿于怀？当然，搞丢了皮夹，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是——她真的不明白，或许，“它”对麦迪亚而言，是万分重要的。又或许——无论如何，这回就连向来精明干练无所不能的派翠茜，也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

麦迪亚驾着他那部黑色的宾士小跑车，漫无目的地到处乱开着。这回，他可是名副其实的违规驾驶，搞丢了的那张执照，多半是找不回来了，新的那张又尚未申请到。倘若不巧

遇到警察，那可就真的倒霉透顶了。

他神情落寞地开着车。已经是第二天，已经整整超过了二十四小时，他遗失的皮夹，仍然无消息，看来是全无希望了。遗失皮夹的事小，失掉那张跟随他将近二十年的全家福照片，才是真正令他情绪处于低潮的主要原因。虽然，只是那么一张小小的、泛黄的黑白照片，然而，对他而言，却更胜于世上任何贵重物品。

那张唯一、仅有的照片，是麦迪亚九岁时和他的父母亲在香港合照的。后来，他的父母亲在一次意外空难时，不幸双双遇难。那年，麦迪亚只有十岁。事后，他的舅舅莫瑞夫，从美国的纽约赶回香港，处理他父母亲的善后事。同时，还为麦迪亚办了手续，把他接到纽约与他们同住。直到七、八年前，麦迪亚完成了大学教育，决定离开他的舅舅，尝试过独立的生活。于是便和几位朋友，一块儿从东岸的纽约，来到西岸的洛杉矶，共同开辟他们的新天地。就凭着他们那股年轻的冲劲，以及过人的才识胆略，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奋斗，他和其他合伙人所主持的“金帝国地产投资集团”，如今，在南加州已是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投资集团，在地产界拥有相当的威名以及影响力，分公司多达二、三十家，遍布于南加州各地，更有其他的分公司，即将开幕，正在讨论中。

年轻有为、聪慧杰出的麦迪亚，是“金帝国地产投资集团”的行政董事之一。年仅三十一岁，便已拥有令一般同年龄的企业人士，所羡慕嫉妒的辉煌成就。然而，谁会相信，平日极为洒脱的他，竟会为了区区一张照片，而感到万分的沮

丧、难过呢？

事实上，那张照片始终保存在他皮夹的暗格内，随身携带着，从不曾离开过他。一直以来，“它”不仅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是鼓励他、推动他努力向上的原动力。而那份对双亲的思念，移情提升为心灵上对“它”的一种依赖以及寄托，宛如一颗坚韧的大树般，牢牢的盘踞在他内心深处，斩也斩不断，除也除不去的，是那份血浓于水，根深蒂固、永难磨灭的“亲情”啊！因此，当真正的失去“它”时，麦迪亚的伤心和难过，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他沮丧的开着车，显然并不打算去城中心。现在，再过二十分钟就是十二点。距离他工作表上的第一个约会，只剩下二十分钟。而他的车子却正朝相反的方向，在十号往东的高速公路上，快速的行驶着。

下午，约莫一点半左右，配挂在麦迪亚腰间的呼叫器，突然间急促的、连续不断的响了数次。他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上面的号吗，是派翠茜打给他的紧急信号九一一。既然是紧急信号。又连续不断的响了数次，想必是“非常”的紧急吧！

心思紊乱散漫的麦迪亚，虽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却也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妨碍公事，或影响工作的效率。因此，他索性连用汽车电话回电也免了，便即刻飞车赶回去公司。

一迈进办公室，派翠茜迫不及待的紧急进来。

“麦先生，这个东西是赶着要给你的。”她笑脸吟吟的把一个印刷精美的小纸袋送给她，笑容漾溢着一丝神秘。

“就为了这个东西，要我十万火急的赶回来？”麦迪亚瞪着眼，没好气的说。

“嗯！”派翠茜点了点头，笑得更灿烂了。

麦迪亚边蹙着眉峰，边打开那个小纸袋。然后，他整个人像被钉住般，呆愣住了。天啊！他不能置信的瞪视着那个深咖啡色路易士·伍登的皮夹。这不就是他遗失的皮夹吗？他惊喜的、迫不及待的打开皮夹；在皮夹的暗格中，找到了那张泛黄了的全家福照片。突如其来的狂喜，霎时间，在他的内心里涨得满满的。他兴奋的、激动的喊着：“派翠茜，你瞧瞧，这张照片还好的，它一点损坏都没有，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麦迪亚拿着那张照片，欣喜若狂的亲了又亲，喜极的一连喊了好几个“真是太好了”。

站在一旁的派翠茜，目睹着这番情景，也忍不住兴奋地、动容地说：“不只是那张照片，还有那几张信用卡、支票，以及身份证，甚至连那一千五百元的现金，也都原封不动，一分钱也不少呢！”

“哦！真的吗？真的有这种事情？”狂喜之后，麦迪亚这才留意到，果然皮夹内所有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完好如初。这——真是太稀奇、太不可思议了。

平息了兴奋、波涛汹涌的情绪之后，坐在那张黑色的皮制沙发椅里，麦迪亚笑容满面的说：“告诉我整个故事，派翠茜。我知道，你向来都是极能干的。”

“哦！不，麦先生。我很抱歉，这次我连一点忙也帮不上。”派翠茜连连摇头，一脸尴尬地说：“是前面柜台新来的艾丽卡

交给我的。当时，我正好外出吃午餐回来，于是便立刻打你的呼叫器。”

“嗯！我知道了。”麦迪亚点了点头，然后说：“无论如何，仍然要谢谢你。还有，麻烦你请艾丽卡来我办公室一趟。”

“是的，麦先生。”派翠茜说完后，便恭敬的离去。

坐在办公室桌前，麦迪亚手中不停的把玩着那只失而复得的皮夹。仿佛仍不能全然置信，“它”终于又回到了他的手上。一阵敲门声响起。

“请进来。”他回答。

进来的是艾丽卡，她一脸仓促的问：“麦先生，请问有什么指示吗？”

“是的。艾丽卡，我想知道，是谁送这个小纸袋来的？”麦迪亚问：“是男士，还是女士，有没有请他们留下姓名或电话？”

“是一位身材高挑、脸上戴了一副墨镜的东方女士送来的。”艾丽卡说：“当时，我正忙着应付几线同时响起的电话，当我忙完之后，正想问她的姓名和电话时，她却早已离去了。”

“那么，她有没有留下任何口信，或是什么名片之类的？”

“没有。”艾丽卡摇头。“她只说是看了皮夹内的名片和身分证，所以知道可以送回这里给你的。”

“嗯。”麦迪亚略感失望地说。“好吧！那没什么事了。你可以回去工作了。”

麦迪亚凝视着手上的皮夹，陷入一片沉思中。不知道是

哪位仁慈、善良的女士，把他的皮夹送回来的，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在今日的美国社会，实属难能可贵啊！洛杉矶时报上，不是每日都刊登着许多大大小小令人怵目惊心的抢劫案吗？他庆喜着自己的好运，同时也因为无法表达由衷的谢意，而感到十分的遗憾。他甚至连那名女士的姓名都不知道，更何况是她的住址！倘若有住址，或许还可以寄上一张感谢卡或什么的，以聊表他衷心的感谢啊！

而此时，他却只能愣着眼，傻傻的瞧着那个色彩柔和、印刷精美的小纸袋。就这样瞧着，瞧着。然后，他的视线突然停驻在纸袋正面的下角，那儿印着商店的名称、地址、和电话。

“绮璃屋” 10846 威雪尔大道，西木区。

电话：(213) 825-4697。

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抓起电话，拨了一半，随即又颓丧的放下，不禁为自己近乎于天真的想法，感到好笑。

只是一个小纸袋，并不能证明或代表什么！或许，那名女士曾是“绮璃屋”的顾客，然后，顺手把皮夹放进纸袋，送了回来，只是这样罢了。

唉！他忍不住地叹了口气。看来，唯有心存感激之心，却无以回报那名仁慈、善良的女士了。

隔天中午，在柯市的“非尔曼”餐厅，夏莲娜带给麦迪亚一份包装精美的小礼物。“迪亚，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她姿态优美的抽着烟，娇柔的嗓音，沙哑中透露着一

丝性感。

“嗯！猜不到。”麦迪亚边摇头，边笑着说：“今天是情人节吗？”

“是谁规定只有情人节才可以送礼物的？”夏莲娜不以为然的娇笑着说：“猜不到吗？那就快拆开来看啊！我知道，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礼物被拆开了。原来是一只“路易士·伍登”的皮夹，和麦迪亚的那个一模一样。麦迪亚笑了。很自然的摸一摸鼻子，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盯着她看。这是他一贯的动作，漂亮潇洒的表情。

夏莲娜用意外的、惊讶的眼光盯着他说：“怎么？你不喜欢吗？和你遗失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款式呢！”她最恨麦迪亚这种似笑非笑的眼神，多么令人心慌、多么令人意乱情迷的眼神啊！也就是这种要命的眼神，使她无法抗拒，教她身不由己的对他一往情深。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麦迪亚笑着说：“我只是忘了告诉你，遗失的皮夹已经找到了。”

“什么？已经找到了？分明是搞丢了，怎么可能找得回来呢？”夏莲娜不高兴地嚷着。

“昨天下午才送回来的。”麦迪亚说，眼底的笑意更深了。“看来，想用新的也没有机会呢！”

“我不管，反正买也买了。”夏莲娜噘起嘴说：“旧的那个不许再用，就用我买的这个。这个可是我特地为你买的。意义非凡呢！OK？”“好吧！就用你买的这个。”麦迪亚无所谓的

笑着说。

夏莲娜这才满意地绽放出美丽的笑容。

夏莲娜是位颇负盛名的服装设计师，蓬乱微卷的短发下，是张美好耀眼的脸庞，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眼神聪慧灵活，俏俏直挺的鼻端下，是张油润、充满着野性美的嘴唇；玲珑有致、曼妙圆熟的身段，流露着成熟妩媚的风情。是绝大多数青年才俊们争相竞逐的对象。

然而，她却全然无视于那些追求者殷勤的奉承与迎合，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博取麦迪亚的欢心。

事实上，夏莲娜除了娇生惯养的坏脾气令人难以忍受、捉摸之外，她那热情、活泼、率直的个性，倒也是麦迪亚颇为欣赏的。因此，这些年来，麦迪亚也常带着她，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双双的出席各种大小场合的宴会或饭局。

午餐后，麦迪亚送夏莲娜回她任职的服装公司后，便驾着车直往比佛利山。当他处理完公事后，已将近是下午三点多了。再过一阵子，高速公路上便将开始挤车，麦迪亚可不想赶着去凑热闹。于是抄着近路，从比佛利山往西走，经过西木区的悠卡大道，左转经葛林顿街，然后再右转来到了街道两旁尽是商店林立的威雪尔大道。不料，刚才开上一小段路，便被迫的减低车速。想必是前头出了什么交通意外事故，否则，怎会无端端的挤满了一排排的车队。哎！欲速则不达。麦迪亚索性放轻松的四目游顾。

突然之间，他的视线被左边街口，倒数第二家的小商品

店给吸引住了。噢！那不就是小纸袋上面的“绮璃屋”吗？没错！这儿正是西木区的威雪尔大道。于是，他心念乍转，随即脱离了车队，在商店的近处泊好了车，然后便跨大脚步，迫不及待的走进那家“绮璃屋”。

原来是一家专门卖玲珑精致、琳琅满目的水晶饰品店。屋内的设计装潢非常的独特高雅，浅浅的蓝，搭配上一屋子晶莹剔透的水晶，在这炎热的夏季里，予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一位身材高挑纤盈的东方女子，朝着东张西望的麦迪亚，轻盈地走过来。

“我可以帮你的忙吗？”她问。

麦迪亚心中一怔，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那名女子微笑的望着他，她拥有一张姣好、明亮动人的脸庞，线条柔和饱满的额头下，是双浓淡均匀的眉毛，以及明亮动人，若有所思的大眼睛，端正精致的鼻梁下，是张精巧秀丽中带着一丝雅致温柔的嘴唇。一头大波浪乌黑柔软的长发，自自然然地披在肩上，款式简朴的夏装，掩盖不住她的美丽动人，以及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麦迪亚屏息的看傻了眼，一时间，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不知所措。

“先生，你在找寻什么特别的饰品吗？”那名女子用清晰流利的英语再次问他。

“哦！是的。哦不。我的意思是，我想碰碰运气，看是否能找一名东方女士，她曾经是你们店里的顾客。我想……或许，你会有一点点印象……”麦迪亚语无伦次的说：“我知道

自己这是相当蠢的。但是，她拾到了我遗失的皮夹，而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她……”麦迪亚凌乱的述说着，竟有些懊恼于自己的鲁莽和不知所云。

所幸的是，那名女子并未因此而动怒，只是静静的瞧着他，然后，她的唇边竟扬起了一丝甜甜柔柔的微笑。麦迪亚呆愣了一下，宛如触电般，心头轻轻一颤。她笑起来多好看啊！

“哦！原来是你。是我拾到你的皮夹的。”她嫣然的笑着说。

“什么？是你拾到的？”麦迪亚惊喜万分，眼角边流露着无以名状的喜悦。“那真是太好了，哦——我的意思是，我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在几分钟前，我还正在担心，你是否会误以为我是专门惹是生非的混混，而把我赶出这家店呢？”他如释重负的自我介绍着，“我叫麦迪亚，非常荣幸能与你认识，同时万分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噢！您太客气了，麦先生。只不过是小事一件，请别挂在心上。”她笑着说。

“不，你不太明白的。这绝不是小事一件，对我而言，再也没有任何事，会比遗失皮夹更严重的了。”麦迪亚诚挚的说，目光中掩饰不住内心的感激。“无论如何，除了感激你之外，我可以知道你的姓名吗？”

“哦！当然。我叫梦卡柔。”

“梦卡柔！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啊！就像你的人一样。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美丽的外表之下，你还有一颗仁慈善良的

心。”麦迪亚由衷地赞美她，接着，又好奇地问：“梦卡柔，你是在哪儿发现我的皮夹的？”

“哦，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和——”她顿了顿，然后接着说：“我和我的家人，正好也到多西尼大道上，那家拉·罗曼蒂法国餐馆吃晚餐。我是在包厢内的座椅上拾到的。我猜想，必定是在我们之前的客人，在付帐时，不小心遗落下来的。当时，我本想立即把它交给餐馆的经理，但是，后来因为临时有些紧急事，必须赶着离开餐馆，所以——”

“所以，”麦迪亚接着说：“你就只好把它送回到我的办公室，对吗？”

“是的，麦先生。”

“哦，原来是这样的。”麦迪亚说：“难怪，事后我的女秘书也曾打过电话去餐馆，以及那晚我曾去过的场所询问过，他们都说没见过我的皮夹。”

“真是非常的抱歉，让你白担心了一天。我应该尽快把它归还给你的。”她说。

“哦！不。千万别这么说，皮夹正巧让你给拾着，应该说是我的幸运才是。倘若真的落到别人手中，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于是，麦迪亚告诉梦卡柔，关于那张黑白照片的意义以及价值，对他而言，绝非任何贵重物品，或金钱可以比拟的。

麦迪亚兴致高昂，滔滔不绝的诉说着。梦卡柔也总是微笑的、不厌其烦的专注聆听着。说也奇怪，就在这短暂的片刻里，他竟深深的感觉到，原来和一位举止高雅的女士说话，

竟是如此令人感到“舒适”、“温柔”，甚至感到是一种“无上的享受”，使他竟舍不得就此离去。于是，他又问：

“我可以知道你的国籍吗？”

“我是中国人，来自台湾。”她笑容可掬的回答。

“真高兴知道你也是中国人。”麦迪亚笑着说，内心里一阵喜悦。不知怎么的，他并不希望听到的回答是日本人、韩国人，抑或是菲律宾人。

“你相信吗？”麦迪亚笑着又说：“虽然我来珠海港，但是，除了广东话之外，我也能说一口相当好的国语呢！”随即改用国语对她说。

她瞪大了眼睛，轻呼了起来。“你的国语果然说得好极了。”

麦迪亚笑嘻嘻的、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其实，这都该归功于金帝国地产投资集团把几处分行设在中国人云集的区域，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常要面对和接触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或其他的族裔，于是，不得不在语言方面，多下点工夫。”他接着说：“猜猜看，近来，我正在加紧努力勤练什么语言？”

“嗯——”她思索了一下，然后说：“西班牙语？”

“不，西班牙语我在大学的时候，便已经选修过了。”麦迪亚摇了摇头，又信口说了一大串很长、听起来有点好笑，又有点绕舌的语言。

她眨动着密密的睫毛，不明白的望着他。

“是越语以及印度语。”麦迪亚一本正经的说。